



摘自《季羨林真实人生》，
季羨林著，新世界出版社 2012
年 11 月出版，有删节

做人与处世

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：第一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；第二，人与人的关系，包括家庭关系在内；第三，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。这三个关系，如果能处理很好，生活就能愉快，否则，生活就有苦恼。

人本来也是属于大自然范畴的。但是，人自从变成了“万物之灵”以后，就同大自然闹起独立来，有时竟成了大自然的对立面。人类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资料都取自大自然，我们向大自然索取是不可避免的。关键是怎样去索取？索取手段不出两途：一用和平手段，一用强制手段。我个人认为，东西方文化之分野，就在这里。西方对待大自然的基本态度或指导思想是“征服自然”。用一句现成的套话来说，就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。结果呢，从表面看上去，西方人是胜利了，大自然真的被他们征服了。自从西方产业革命以后，西方人屡创奇迹。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。大至宇宙飞船，小至原子，无一不出自西方“征服者”之手。

然而，大自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。它是能报复的，它是能惩罚的。报复或惩罚的结果，人皆见之。比如环境污染，生态失衡，臭氧层出洞，物种灭绝，人口爆炸，淡水资源匮乏，新疾病产生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这些弊端中哪一项不解决都能影响人类生存的前途。我并非危言耸听，现在全世界人民和政府都高呼环保，并采取措施。古人说：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”犹未为晚。

中国或者东方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或哲学基础是“天人合一”。宋人张载说得最简明扼要：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。”“与”的意思是伙伴。我们把大自然看作伙伴。可惜我们的

季羨林的真实人生

推荐理由：季羨林先生为人所敬仰，不仅因为他的学识，还因为他的品格。他说：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。经历大起大落的人生之后，他以最坦率、真诚的态度，在本书辑录的文章里，把自己对人生世相，友情，爱情以及读书、做人的体悟与认识娓娓道来。

行为没能跟上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也采取了“征服自然”的办法，结果也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。

至于人与人的关系，我的想法是：对待一切善良的人，不管是家属，还是朋友，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：一曰真，二曰忍。真者，以真诚实意相待，不允许弄虚作假。对待坏人，则另当别论。忍者，相互容忍也。日子久了，难免有点磕磕碰碰。在这时候，头脑清醒的一方应该能够容忍。如果双方都不冷静，必致因小失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唐朝张公艺的“百忍”是历史上有名的例子。

至于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，则多半起于私心杂念。解之之方，唯有消灭私心，学习诸葛亮的“淡泊以明志，宁静以致远”，庶几近之。

满招损，谦受益

这本来是中国一句老话，来源极古。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已经有了，以后历代引用不辍。一直到今天，还经常挂在人们嘴上。可见此话道出了一个真理，经过将近三千年的检验，益见其真实可靠。

这话适用于干一切工作的人，做学问何独不然？可是，怎样来解释呢？

根据我自己的思考与分析，满（自满）只有一种：真。假自满者，未之有也。吹牛皮，说大话，那不是自满，而是骗人。谦（谦虚）却有两种，一真一假。假谦虚的例子，真可以说是俯拾即是。故作谦虚状者，比比皆是。中国人的“非酌”、“拙作”之类的词，张嘴即出。什么“指正”、“斧正”、“晒正”之类的送人自己著作的谦辞，谁都知道是假的，然而谁也必须这样写。这种谦辞已经深入骨髓，不给任何人留下任何印象。日本人赠人礼品，自称“粗品”者，也属于这一类。这种虚伪的谦虚不会使任何人受益。西方人无论如何也是不能理解的。为什么拿“非酌”而不拿盛宴来宴请客人？为什么拿“粗品”而不拿精品送给别人？对西方人简直是一个谜。

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谦虚，做学

问更是如此。如果一个学者，不管是年轻的，还是中年的、老年的，觉得自己的学问已经够大了，没有必要再进行学习了，他就不会再有进步。事实上，不管你搞哪一门学问，绝不会有搞得完全彻底一点问题也不留的。人即使能活上 1000 年，也是办不到的。因此，在做学问上谦虚，不但表示这个人有道德，也表示这个人是实事求是的。

在当今中国的学坛上，自视甚高者，所在皆是。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。有不少年轻的学者，写过几篇论文，出过几册专著，就傲气凌人。这不利于他们的进步，也不利于中国学术前途的发展。

我自己怎样呢？我总觉得自己不行。我常常讲，我是样样通，样样松。我一生勤奋不辍，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，但一遇到一个必须深入或更深入钻研的问题，就觉得自己知识不够，有时候不得不临时抱佛脚。人们都承认，自知之明极难；有时候，我却觉得，自己的“自知之明”过了头，不是虚心，而是心虚了。因此，我从来没有觉得自满过。这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。但是，我又遇到了极大的矛盾：我觉得真正行的人也如凤毛麟角。我总觉得，好多学人不够勤奋，天天虚度光阴。我经常处在这种心理矛盾中。别人对我的赞誉，我非常感激；但是，我并没有被这些赞誉冲昏了头脑，我头脑是清楚的。我只劝大家，不要全信那一些对我赞誉的话。特别是那些顶高得惊人的帽子，我更是受之有愧。

成功

什么叫成功？顺手拿来一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上面写道：“成功：获得预期的结果。”言简意赅，明白之至。

但是，谈到“预期”，则错综复杂，纷纭混乱。人人每时每刻每日每月都有大小不同的预期，有的成功，有的失败，总之是无法界定，也无法分类。我们不去谈它。

我在这里只谈成功，特别是成功之道。这又是一个极大的题目，我却只是小做。积七八十年之经验，我

得到了下面这个公式：

天资 + 勤奋 + 机遇 = 成功

“天资”，我本来想用“天才”。但天才是个稀见现象，其中不少是“偏才”，所以我弃而不用，改用“天资”。大家一看就明白。这个公式实在是过分简单化了，但其中的含义是清楚的。

谈到天资，首先必须承认，人与人之间天资是不相同的。这是一个事实，谁也否定不掉。到了今天，学术界和文艺界自命天才的人颇不稀见，我除了羡慕这些人“自我感觉过分良好”外，不敢赞一词。

至于勤奋，一向为古人所赞扬。囊萤、映雪、悬梁、刺股等故事流传了千百年，家喻户晓。韩文公的“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”，更为读书人所向往。如果不勤奋，则天资再高也毫无用处。

谈到机遇，往往为人所忽视。它其实是存在的，而且有时候影响极大。就以我自己为例，如果清华不派我到德国去留学，则我的一生完全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。

把成功的三个条件拿来分析一下，天资是由“天”来决定的，我们无能为力。机遇是不期而来的，我们也无能为力。只有勤奋一项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，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下工夫。在这里，古人的教导也多得很多。还是先举韩文公。他说：“业精于勤荒于嬉，行成于思毁于随。”这两句话是大家都熟悉的。

王静安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“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。‘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’。此第一境也。‘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’。此第二境也。‘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回头蓦见，那人正在，灯火阑珊处’。此第三境也。”静安先生第一境写的是预期。第二境写的是勤奋。第三境写的是成功。其中没有写天资和机遇。我不敢说这是他的疏漏，因为写的角度不同。但是我认为，补上天资与机遇，似更为全面。我希望，大家都能拿出“衣带渐宽终不悔”的精神来做学问或干事业，这是成功的必由之路。

爪的文字细致谨严的梳理，我喜欢的还有描写书中的女子时作者笔下流露的温柔悲悯，更喜欢谈及世事时如上面这一段中的通透苍凉。

这本书的另一个好处，是美文之外，还配有大量那些女子的绘像和书画，书画中有她们自己的作品，也有与她们交游婚恋的文人的作品，整本书中与文字相映生辉的，是相关史实中涉及的百余幅插图，文图搭配得妥帖又清雅。

一切解读都是主观的，也包括这一篇。隔着遥远的时空单从文字记录里揣测他人的心思，再力求客观也难免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。从《晚明风月》这本书里，我读到的是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盛宴后风云陡变的乱世，是桃花飘，梦魂断，是不同性情的女子在这乱世中的悲喜。电影《卧虎藏龙》里李慕白说：“江湖里卧虎藏龙，人心里何尝不是。”有时候，乱世，也在人心里。

（阿眉）

《晚明风月》，王鹤著，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出版

更新书架



■《乾隆皇帝的香妃》

作者：于善浦

出版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清初，北京城南陶然亭立有一家，名曰“香冢”，传言为香妃所葬处。碑阴铭文曰：“浩浩愁，茫茫劫，短歌终，明月缺。郁郁佳城，中有碧血，碧亦有时尽，血亦有时灭。一缕暗香无断绝。是耶非耶，化为蝴蝶。”“香妃”是清朝乾隆皇帝的一位妃子，自民国年间出现在清代野史及小说中以来，产生了宠妃和烈女两种形象。

《乾隆皇帝的香妃》考证了有关香妃的真伪和争议，力求穿越历史迷雾，一探香妃的庐山真面目。本书作者于善浦是清史专家，先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，曾亲自参与清理清东陵地宫遗物的工作。作者在本书中引用大量的宫中历史档案，分析众多专家的研究成果，考证香妃画像的真伪，并亲自参与香妃墓的开掘工作。作者研究考证认为，乾隆皇帝确有一位来自新疆回部的妃子，宫中封号为容妃，传说中的“香妃”就是容妃。她和乾隆皇帝的故事，并不像野史小说中那样凄楚动人，但乾隆皇帝对她确实恩宠有加。她多次随乾隆皇帝热河行围、东巡和南巡，诸多资料显示容妃颇受乾隆皇帝宠爱。



■《我看见了火焰》

作者：王彦明

出版：河南文艺出版社

本书是一部精美的短诗集，精选了诗人 2002 年至 2012 年这十年的短诗，呈现诗人创作的三个维度：性灵、向下和自然。有诗人对爱情、婚姻、命运的深刻思索，也有对瞬间情思的智性捕捉，更有诗人对艺术的深入挖掘。“火焰”，即生命力，是这本书贯穿的主线，更是诗人的精神信仰。这些诗歌纯粹，且有锋利的光芒，清晰地展示了诗人对世俗“荒诞”的审视，兼及对自我精神的坚守，进而呈现个体的困惑与矛盾，展示一代人的精神困顿。

好书推介

历史就像是人的一生，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按部就班乏善可陈的，放在电影里，就是会处理成一秒钟淡出淡入后直接跳过的那十年二十年。而另一些年头，短短二十个月里，却几乎每一天都有故事。

晚明因其朝代更迭乱世变迁，就是这样一段高密度的时间。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种种条件的契合，这数十年时光里，成批涌现出许多才情风致出众的女性：她们中有青楼女子，有大家闺秀，有宫中后妃，她们和她们的故事，在这段动荡岁月中，走上了历史的前台，而她们才华横溢的诗文和书画，也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保存和呈现。

《晚明风月》这本书，正是以一系列的晚明清初的笔记、野史、演义、杂谈等为取材的辅助渠道——书后列出的参考文献有 46 本之多——把散落各处的，晚明女子的事迹，做了一番细致的梳理。

乱世桃花

用作者王鹤的话说：“晚明的征候，是大地震爆发时的惊惶绝望、手足无措。就在天崩地裂的瞬间，曾经的文采风流地，化作凄婉伤心处。”

太平盛世里，锦上添花容易得多。吟风弄月桃花结社泛舟冶游中，女子所能显现的多半是她们的美貌和才情。而遭逢一夜之间山河变色的惨烈后，山依然，河依然，“山河”二字所指代的一切，却永远无法修复，永远不能追回，在这样猝不及防的灰飞烟灭下，这些女子个性的底色才真真正正地彰显出来。

她们有的如董小宛，温婉贤良，在战乱中以侍妾身份照顾全家，“履险如夷，茹苦若饴”，以致积劳成疾而早逝。有的如柳如是，骄傲刚烈，起起落落后决然赴死。有的如徐灿，礼佛长斋，不问世事……

在《风流别致，暗伤如许——柳如是逸史》一文中读到这样的情节：“顾公燮《消夏闲记》记，钱谦益晚年

不得意，常愤愤然道：要死！要死！柳如是则嗤之以鼻：你乙酉年（1645 年，清军陷南京）都没死，现在说死不是太晚了吗？”

回想当年那幅柳如是作画钱谦益题诗中的句子：“最是桃花能烂漫，可怜杨柳正风流。歌莺队队勾何满，燕舞双双乘莫愁……”若未有清军压境，柳如是何尝不能和钱谦益题花咏柳过掉一生？乱世来了，才有机会验证身边人的气节和襟怀，才有机会一次次心存幻想后寒彻骨髓地失望。

然而，这样的残忍的清醒和真相，要来何用？特别喜欢作者王鹤的一段话：“用梦想映衬现实，现实往往显得凋敝霉烂，因为梦想就像没有吃到口的葡萄，想象中总有说不尽的甘甜；而梦想真的成为现实，却也不见得妙不可言，甚至还可能如霞飞水逝般幻灭，那才反倒连念想都没有了。”除去对故纸堆中东鳞西